

《说文》引《诗》略考

杨 合 鸣

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》是我国第一部按部首编排的字典。为了注音释义,《说文》一共援引《诗经》例句达380条,其中用以注音者15条,用以释义者365条。用以注音者如:《说文·目部》:“眊,直视也。读若《诗》曰‘泌彼泉水。’”《说文·瞿部》:“瞿,佳欲逸走也。读若《诗》云‘秬彼淮夷’之秬。”《毛诗》“泌”作“𩇛”,“秬”作“憬”。可见,考察《说文》引《诗》注音,不仅可以明白字的读音,还可以了解《诗经》的异文。因这易于理解,故这里略而不论。用以释义者情况则相当复杂。王念孙说:“《说文》之训,首列制字之本意。而亦不废假借,凡言一曰,及所引经类多有之。”^①王氏此言未必符合许慎的初衷,但《说文》误以经类中的假借义、引申义证以字之本义则是事实。《说文》引《诗》释义与《毛诗》相较,或字同释义同,或字同释义异,或字异释义同,或字异释义异。研究《说文》引《诗》释义与《毛诗》的同与异,对于我们准确地理解《诗》意是颇有益处的,兹略考如下。

一、字同释义同

《说文》引《诗》不仅字与《毛诗》同,而且释义亦与《毛传》无异。就中又有三种情形:一是《说文》、《毛传》释义皆是,后世学者亦无异议。《王风·君子于役》:“曷其有恬。”《毛传》:“恬,会也。”《说文·人部》:“恬,会也。《诗》曰:‘曷其有恬。’”《秦风·晨风》:“𩇛彼晨风。”《毛传》:“𩇛,疾飞貌。晨风,鹇也。”《说文·鸟部》:“𩇛,鹇飞貌。《诗》曰:‘𩇛彼晨风。’”此类居多,兹不俱举。二是《说文》、《毛传》释义皆是,后世学者之训多误。《周颂·载芣》:“有𩇛其香。”《毛传》:“𩇛,芬香也。”段玉裁订正为“芬香貌”。^②《说文·食部》:“𩇛,食之香也。《诗》曰:‘有𩇛其香。’”《说文》、《毛传》训“𩇛”为形容词“香”、“芬香”甚是。陆德明《释文》:“𩇛,芬芳也。字又作苾。”准此,“𩇛”当为“苾”的通假字。这由《小雅·楚茨》“苾苾芬苾”、《小雅·信南山》“苾苾芬苾”、《荀子·礼论》“椒兰芬苾”可证。此句意谓“酒醴的香气芬芳”。然而,后世学者多训“𩇛”为名词。《郑笺》训为“芬香之酒醴”,《正义》训为“香之气”,姚际恒训为“饭食之类”,^③均误。三是《说文》、《毛传》释义皆非,后世学者多有订正。《召南·驺虞》:“于嗟乎驺虞。”《毛传》:“驺虞,义兽也。白虎黑文,不食生物,有至信之德而应之。”《说文·虎部》:“虞,驺虞也。白虎黑文,尾长于身,仁兽,食自死之肉。《诗》曰:‘于嗟乎驺虞。’”此训失之。其实,“驺”即“趣马”,“虞”即“虞人”。《礼记·月令》:“天子乃教于田猎,以习五戎,班马政,命仆及七驺咸驾。”贾谊《新书》:“虞者,圉之司兽者也。”故戴震说:“驺与虞田猎必共有事,《诗》因而兼言两官耳。……叹美驺虞,意不在驺虞,所以美君也。”^④原来《驺虞》是写君王田猎之诗。田猎之时,趣马御车,技艺娴熟;虞人驱兽,动作敏捷。由于两

者配合默契，故而君王能“壹发五紘”。由此看来，戴氏此说远胜于《说文》、《毛传》之训。《周颂·良耜》：“粦粦良耜。”《毛传》：“粦粦，犹测测也。”胡承珙云：“凡入深者，必以渐而进。《尔雅》：‘深，测也。’《说文》：‘测，深所至也。’粦粦测测，皆状农人深耕之貌。”⑤《说文·父部》：“粦，治稼粦粦进也。《诗》曰：‘粦粦良耜。’”此训非是。朱熹《诗集传》：“粦粦，严利也。”准此，“粦粦”当是状“良耜”之锋利，而非状深耕之态貌，朱氏此训可取。

二、字同释义异

《说文》引《诗》虽然字与《毛诗》同，但释义却与《毛传》异。考之诗意，《说文》释义多不及《毛传》为确。究其原因有三：一是《说文》误训本义为引申义。由于许慎受历史条件限制，未见甲骨契文，因而析字之形体，释字之本义，往往有误。《小雅·天保》：“如月之恒。”《毛传》：“恒，弦也。”此句正用“恒”的本义。恒，甲骨文作⑥，象新月或残月形如挂弓，其本义为月上弦。此句意谓“如月上弦”，诗用以比喻欣欣向荣，蒸蒸日上。《说文·二部》：“恒，常也。从心舟在二之间上下，心以舟施，恒也。《诗》曰：‘如月之恒。’”《说文》所释只是引申义而并非本义，故与诗意难合。二是《说文》误训引申义为本义。《小雅·鱼藻》：“有颁其首。”《毛传》：“颁，大首貌”。此句意谓“其（代鱼）头硕大。”《说文·页部》：“颁，大头也。《诗》曰‘有颁其首。’”“大头”为“颁”的本义，引申为凡大之称，《说文》以此句之“颁”释为“大头”，欠切。《小雅·桑扈》：“有莺其羽。”《毛传》：“莺然有文章。”《毛传》以形容词“莺然”释之很是，后世学者多从此训。《正义》：“有莺其羽之文章。”陈奂曰：“莺然有文章者，总释经之两莺字，以明取兴之义。言桑扈之羽翼、首领，皆有文彩可观。……有莺其羽，莺然其羽也；有莺其领，莺然其领也。莺者是形容羽翼之美称。”⑦此句意谓“桑扈的羽毛美丽。”《说文·鸟部》：“莺，鸟也。《诗》曰：‘有莺其羽。’”“鸟”为“莺”的本义，因莺的羽毛有文彩，故可引申（比喻）为美丽。《说文》以此句之“莺”释为“鸟”，亦欠切。三是误训通假义为本义。《周南·关雎》：“左右芣之。”《毛传》：“芣，择也。”此训允当。《玉篇·见部》：“‘左右芣之。’芣，择也。芣亦本作芣。”据此，“芣”为“芣”的通假字。《说文·艸部》：“芣，草覆蔓。《诗》曰：‘左右芣之。’”戴震云：“芣之言用为芣芣。”⑧王先谦云：“以苕菜覆蔓于牲上以为祭品。”⑨《关雎》是一首情歌。诗以选择苕菜兴比君子选择配偶。《说文》为了附会《礼记·昏义》：妇人将嫁，教于宗室，“教成祭之，牲用鱼，芣之以蘋藻”，故有此误。《邶风·谷风》：“不我能傖。”《毛传》：“傖，养也。”陆德明《释文》：“傖，许六反。毛，兴也。”可知今本《毛诗》“养”当作“兴”。陈奂云：“兴，古娛也。《广雅》：‘娛，喜也。’”⑩马瑞辰曰：“傖与隣对，当读如畜好之畜，畜者，隣之省借。《广雅》：‘隣，好也。’不我傖，即不我好也。”⑪陈、王二氏发挥《毛传》之旨甚为切当。《说文·心部》：“傖，起也。《诗》曰：‘能不我傖。’”“起”即“扶持”。《谷风》是一首弃妇诗，故《说文》训作“不扶持我”不如《毛传》训作“不亲爱我”为善。当然，《说文》释义也有胜过《毛传》的。《邶风·谷风》：“有洗有渍。”《毛传》：“洗，武也；渍，怒也。”《说文·水部》：“洗，水涌光也。《诗》曰‘有洗有渍。’”两相比较，《说文》此训为是。原诗曰：“有洗有渍，既诒我肄。不念昔者，伊余来塈。”《毛传》：“肄，劳也。塈，息也。”依《毛传》，这四句意谓：“丈夫蛮横又粗暴，遗我苦事够辛劳。往日旧情全忘掉，只是对我把怒火烧。”孙作云说：“‘既诒我肄’，言既以嫩枝作为定情物给我，当初如何好，现在就不应该变卦。‘有洗有渍’，……我以为此句指水而言，《说文》：‘洗，水涌光也。’引《诗》‘有洗有渍。’‘既诒我肄’既是回忆，既是他所‘不念’之‘昔者’，则‘有洗有渍’也应该是‘昔者’之事，即当初恋爱时在水边欢聚之事。”⑫依此训，这

四句意谓：“河水浩荡好春光，赠我嫩枝表衷肠。往昔旧情全忘光，如今恨我不应当。”以上二说虽皆可通，但细玩诗意，验以民俗，当以《说文》训“洸”为“水涌光”为当。《小雅·南有嘉鱼》：“烝然汕汕。”《毛传》：“汕汕，櫟也。”毛氏以捕鱼器具“櫟”释“汕汕”，殊误。《说文·水部》：“汕，鱼游水貌。《诗》曰：‘烝然汕汕。’”此训极是。王念孙《广雅疏证》引王肃说：“罩罩、汕汕，盖皆鱼游水之貌，故以兴燕乐。《尔雅》‘罩谓之罩，櫟谓之汕’，自释捕鱼器，非释《诗》之‘罩罩、汕汕’也。”这一说解是精当的。

三、字异释义同

《说文》引《诗》虽然字与《毛诗》异，但释义却与《毛传》同。《召南·甘棠》：“召伯所茇。”《毛传》：“茇，草舍也。”《郑笺》：“止舍小棠之下。”《说文·广部》：“废，舍也。《诗》曰：‘召伯所废。’”段玉裁云：“《毛传》本作‘茇，舍也。’故《笺》申之云‘止舍甘棠之下。’是毛、郑皆以‘茇’为‘废’之假借。今《毛传》及陆氏引《说文》皆衍作‘草舍也。’”^⑩可知《说文》与《毛传》释义无异。《齐诗》字作“废”，为本字；《毛诗》、《鲁诗》、《韩诗》字作“茇”，为借字。《卫风·淇奥》：“绿竹依依。”《毛传》：“绿，王刍也。”《说文·艸部》：“葦，王刍也。《诗》曰：‘葦竹依依。’”《鲁诗》字作“葦”，为本字，《毛诗》、《齐诗》字作“绿”，为借字。《诗集传》谓“绿，色也”，实误。《小雅·白华》：“视我迈迈。”《毛传》：“迈迈，不悦也。”《说文·心部》：“忡，恨怒也。《诗》曰：‘视我忡忡。’”王先谦云：“‘恨怒’，宜从《释文》引作‘很怒’。‘很怒’即，不说好’意。”^⑪《韩诗》字作“忡”为本字；《毛诗》字作“迈”，为借字。《周颂·维天之命》：“假以溢我。”《毛传》：“假，嘉。溢，慎。”《郑笺》：“溢，盈溢之言也。”《说文·言部》：“谏，嘉善也。《诗》曰：‘谏以溢我。’”段玉裁注：“溢，徐铉本作‘溢’。”《毛传》释“假”为“嘉”，《说文》释“谏”为“嘉善”，完全正确。但《毛传》释“溢”为“慎”欠当。《郑笺》释“溢”为“盈溢”近是。此句意谓“文王以嘉美之德赐予我们。”《左传·襄公二十七年》引《诗》作“何以恤我”，这恐是传写致误。王先谦就指出：“‘何’者，‘谏’之声误。”^⑫然而，《诗集传》则据以为训，谓“何之为假，声之转也。”这是断然讲不通的。诗言“文王之德之纯”，“溢我”之物甚明，还要设问“何以溢我”殊无必要，足证朱氏此训实难贯通。《齐诗》、《韩诗》字作“谏”，为本字；《毛诗》字作“假”为借字。《曹风·蜉蝣》：“衣裳楚楚。”《毛传》：“楚楚，鲜明貌。”《说文·𠂔部》：“𠂔，合五采鲜色。《诗》曰：‘衣裳𠂔𠂔。’”《三家诗》字作“𠂔”，为本字，《毛诗》字作“楚”为借字。此外，利用《说文》引《诗》异文，还可订正《毛诗》字误。《邶风·谷风》：“湜湜其沚。”《说文·水部》：“湜，水清见底也。《诗》曰：‘湜湜其止。’”马瑞辰曰：“湜湜即状水止之貌。《毛传》旧本，盖本作止。……沚当从《说文》作止。”^⑬马氏所言得理。此句意谓：“其（指代渭河）止水清澈见底。”《郑笺》谓“小渚曰沚”，失之远甚。

四、字异释义异

《说文》引《诗》不仅字与《毛诗》异，而且释义亦与《毛传》异。考之诗意，证以其他故训，《说文》、《毛传》释义各有正误。《邶风·匏有苦叶》：“深则厉。”《毛传》：“以衣涉水为厉。”《说文·水部》：“𧰨，履石渡水也。《诗》曰：‘深则𧰨。’”王先谦说：“石即水中之石，非谓桥梁。《汉铙歌》‘凉石水流为沙’，是沙亦为石。凡深水，沙石乃可徒行，泥淖陷没则否，故云‘履石渡水’，此许意也。”^⑭古时江河不深，若水涨时，便踩着石头过河（深则厉）；若水落时，便撩起衣裳过河（浅则揭）。揣之情理，当以《说文》此训为宜。《齐诗》字作“𧰨”，为本字；《毛诗》字作“厉”，为借字。《曹风·蜉蝣》：“蜉蝣掘阅。”《毛传》：“掘阅，容阅。”《说文·土部》：

“堀，突也。《诗》曰：‘蜉蝣堀闾。’”《毛传》释“闾”不释“堀”，《说文》释“堀”不释“闾”。《毛传》释“闾”为“容闾(悦泽)”为是，《说文》释“堀”为“突(穴)”为非。裴学海说：“《诗·蜉蝣》篇：‘蜉蝣堀闾，麻衣如雪’，‘堀’，之也。‘闾’读为《韩诗外传》九‘羽毛悦泽’之‘悦’。言蜉蝣之羽翼悦泽也。”^⑬此言甚为精当。原来，此句应与前面“蜉蝣之羽”、“蜉蝣之翼”合为一句读，意谓“蜉蝣的羽翼悦泽”^⑭。《三家诗》字作“堀”，《说文》以“突”释之，为本义；《毛诗》字作“堀”，裴氏以“之”释之，为通假义。验之诗意，当以后说为允。《小雅·角弓》：“骩骩角弓。”《毛传》：“骩骩，调利也。”《诗集传》：“骩骩，弓调和貌。”此训是。意谓“调和的劲弓”。《说文·角部》：“𧢲，用角，低仰便也。《诗》曰：‘𧢲𧢲角弓。’”段玉裁注：“毛意谓角弓张弛便易，许意谓兽之举角高下驯扰。毛说正许说之引伸也。”《说文》为本字本义，《毛诗》为借字引申义。《说文》以“𧢲”的本义训释引申义“𧢲𧢲(调和)”固为不切。《大雅·云汉》：“有嘒其星。”《毛传》：“嘒，众星貌。”《说文·言部》：“𧢲，声也。《诗》曰：有𧢲其声。”此例《毛诗》与《三家诗》两字有异。孰是孰非，须得比较研究一番。马瑞辰云：“嘒之言慧也。《方言》：‘慧、僚，意精明也。’嘒，盖状星之明貌。”^⑮准此，此句意谓“天空的星儿明亮”。《云汉》是美宣王禋灾之诗。诗云“瞻卬昊天，有嘒其星。”这两句不仅表明“星嘒”为宣王“瞻卬”时目中所见之景象，而且还表明旱象丝毫未除，此恰与诗之主旨相符。段玉裁说：“如史所云‘赤气亘天，砰隐有声’之类，盖即此诗之异文。”^⑯王先谦说：“天不早亦有星，且系夜观，非昼所覩，‘有𧢲其声’，盖灾异之一端，故特言之。”^⑰准此，此句意谓“天空的声音砰砰然”。作如此理解，虽也不无道理，但终与“瞻卬”二字难协。由此可证，“声”字恐是“星”字之误，“𧢲”字当为“嘒”字之借。

以上对《说文》引《诗》释义略微作了一些考察。由此不难见出，《说文》引《诗》释义虽有不少精当之处，但是误训也多有之。因此，研究《诗经》参考《说文》引《诗》释义之时，务必取科学的态度，即善者则从之，非者则弃之，决不可良莠不辨，兼收并蓄。唯有如此，方能在《诗经》训诂研究方面可望取得优异的成绩。

注释：

① 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序》。

②⑬ 《诗经小学》。

③ 《诗经通论》。

④⑧ 《毛郑诗考正》。

⑤ 《毛诗后笺》。

⑥ 《殷虚书契后编》上9、10。

⑦⑩ 《诗毛氏传疏》。

⑨⑭⑮⑰⑱ 《诗三家义集疏》。

⑪⑯⑳ 《毛诗传笺通释》。

⑫ 《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·诗经恋歌发微》。

⑬ 《古书虚字集释》。

⑮ 详见拙文《释“掘闾”》(载《辞书研究》1984.1)。

⑯ 《说文解字注》。

(本文责任编辑 张炳煌)